

贵州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文丛（2010）

WEN HUA BIAN YUAN LIU ZHI YI ZU WEN HUA YAN JIU

# 文化边缘——六枝彝族文化研究

吴秋林 李相兴 著  
刘廷和 王金元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贵州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文丛(2010)

# 文化边缘

——六枝彝族文化研究

吴秋林 李相兴 著  
刘廷和 王金元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文化边缘：六枝彝族文化研究 / 吴秋林等著. —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4  
(贵州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2010)  
ISBN 978-7-5643-1056-1

I. ①文… II. ①吴… III. ①彝族—民族文化—研究—贵州省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6963 号

贵州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2010)

文化边缘

——六枝彝族文化研究

吴秋林 李相兴 著  
刘廷和 王金元

责任编辑	黄淑文
封面设计	黄卫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a href="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a>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140 mm × 203 mm
印 张	8.75
字 数	21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056-1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 安毅夫老先生访谈录(代序)

2010年11月17日下午,征得安毅夫老先生的同意,我们一行三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吴秋林、硕士研究生郎丽娜和马秋晨)来到了南明东路其家宅,访问安毅夫老先生。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她身体很好,而且很有气质,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们在安毅夫老先生的书房落座。看得出,安老先生已在那里等我们了。安老先生虽已经88岁,但身体很硬朗、精神也很好。

我们说明来意,并把《文化边缘——六枝彝族文化研究》一书



安毅夫老先生





的样稿给安毅夫老先生看,他看了书名和目录,说:“很好嘛!”并且接着说:“我对六枝彝族的文化方面所知甚少,可能帮不上你们什么忙!”

我们说:“安老谦虚!安老的祖上在六枝地区是非常有影响的。您对祖上的事还有多少记忆?”

安老说:“我原名安粤,1923年出生于广东省。后来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初中二年级都在南京读书,这期间一直没有回过老家贵州。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我们才来到了贵阳,来到贵阳后,我读完了初中、高中,后又就读于西迁到贵州遵义办学的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在读书时,我就是个积极分子,经常参加学生运动。”

“直到1946年夏天毕业后,我才回了老家一趟。因为我是学机械工程的,当时贵州的工业不发达,因此仅仅在家住了三个月就到江浙工作去了。”

“1947年在上海工厂工作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底,奉党的命令回贵阳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在贵阳有特务要抓我,我就去了香港。不久,去广东东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即著名的‘东江游击队’)。解放后,在广东工作到1951年春,之后组织上调我到成都正在筹备中的西南民族学院,1981年到贵州民族学院任院长,直到1985年,父亲坟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里出钱修墓落成典礼时,我才回过老家一次。所以我对家乡没有多少记忆,对祖上也没有多少记忆。”

我们问:“如果愿意,可以谈谈安家祖上的事情吗?”

安老:“可以的,只不过父亲1929年去世时,我才6岁,对父亲印象不深,对安家祖上就更没有什么印象。”

我们问:“您父亲是20世纪著名的国民革命家,当时很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能谈谈您父亲安健前辈吗?”

安老说:“我父亲出生于1877年,成人后,在安顺考上了秀才,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190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参加了



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成为后来国民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国民革命者中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还曾被孙中山任命为讨袁(世凯)军贵州司令官,去世后被国民党追赠为陆军上将。”(后来,安毅夫老先生给了我们他父亲的生平资料,我们已经把它作为本书附录,请参见。)

我们问:“我们与地方政府的相关机构合作,对六枝的彝族进行民族学的研究,安老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事物的?”

他说:“自从我去西南民族学院工作时起,就已经是民族学界的一分子了。当时在西南民族学院,教过‘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门课程。我夫人是云南民族大学社会系毕业的,也曾从事过民族工作。”

他又说:“以田野调查的方法来做地方民族的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工作,搞田野调查是很重要的。当然,文献资料也很重要,因为这些资料记录的都是过去的事,可以做参考。我们所面临的当前情况,还是需要做田野调查。”

他提到,刘尧汉(费孝通的学生,全国有名的彝族方面的民族学专家)就非常注重做田野调查,“彝族太阳历”就是他们在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不搞田野调查是不行的。他当时还带了一批年轻人,同样也是搞了很多田野调查,才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此外,彝学作为一门学科很早就有了。在清朝时,外国的一些传教士、学者就到中国来,做了很多田野调查,搞出了很多有份量的东西。当时西南民族学院的研究室,也组织学生到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西昌、凉山等地做过考察,这也是田野调查。

我们问:“安老您是我们民族学院的老院长,对我们民族学专业有什么期望?”

安老:“民族学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许多致用的地方。另外,搞民族学视野要开阔一点,不要只是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要放眼世界。我去过日本,日本人搞民族学研究就



不仅研究日本的少数民族,也研究日本主体的大和民族,还研究世界的各民族。”

我们说:“我们希望今天的访谈记录成为《文化边缘》一书的序言,可以吗?”

安老:“这是可以的,我这里还有一些我父亲安健写的一些东西,不知道对你们是否有帮助。还有就是最后书出版了,是不是可以给我一本。”

我们说:“当然,我们还会送上我们研究贵州彝族的其他学术研究专著。”

(郎丽娜根据录音整理,经安毅夫老先生审阅)

2010年11月18日

# 目 录

绪论 .....	(1)
第一章 六枝彝族文化概述 .....	(9)
第一节 六枝彝族的区域分布和构成 .....	(10)
第二节 六枝彝族的文化概况 .....	(19)
第二章 六枝彝族的丧祭文化 .....	(37)
第一节 六枝彝族丧祭文化描述 .....	(37)
第二节 六枝彝族丧祭文化分析 .....	(78)
第三节 六枝彝族的祭祀和神灵 .....	(89)
第三章 六枝彝族婚俗和节日文化 .....	(100)
第一节 六枝彝族婚姻文化描述 .....	(100)
第二节 六枝彝族婚俗文化分析 .....	(121)
第三节 六枝彝族节日文化描述 .....	(129)
第四节 六枝彝族节日文化分析 .....	(139)
第四章 六枝彝族服饰和建筑文化 .....	(149)







第一节	六枝彝族服饰文化描述 .....	(150)
第二节	六枝彝族服饰文化分析 .....	(163)
第三节	六枝彝族建筑文化描述 .....	(171)
第四节	六枝彝族建筑文化分析 .....	(182)

<b>第五章</b>	<b>六枝彝族(社勒村)的语言文化研究 .....</b>	<b>(196)</b>
第一节	社勒村彝族及其语言使用情况 .....	(196)
第二节	社勒彝语语音 .....	(197)
第三节	社勒彝语语法 .....	(202)
第四节	从彝汉语言接触看社勒彝族文化的边缘性 ...	(209)
第五节	词汇附录 .....	(212)

II

<b>第六章</b>	<b>文化边缘与六枝彝族文化 .....</b>	<b>(222)</b>
第一节	文化和文化边缘 .....	(222)
第二节	六枝彝族文化的边缘状态 .....	(230)
第三节	六枝彝族文化边缘意义 .....	(243)

附录	.....	(255)
----	-------	-------

后记	.....	(269)
----	-------	-------

## 绪 论

文化是由区域构成的！当我们把文化看成是某一个区域中的表现的时候，这句话就很有意义了。我们的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不是上帝，无法全能全知一切，包括总体和部分，我们只能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去理解和观照我们的文化。

这可能就是我们把六枝的彝族作为一个文化的部分来调查和研究的动因。

彝族在中国有许多令人惊奇的部分。在云南省，彝族人被自己的文化演绎“分离”成许多部分，种田的是“哈尼”，打虎的是“拉



六枝彝族社勒村





枯”，唱歌的是“花腰”……这些人有的已经被认定为一个族群，有的还是云南彝族的一个部分。在四川省的凉山，彝族人还比较顽强地守持着自己的古老的族群文化——火葬的习俗、“草化”的鬼灵系统、大盘的成块的羊肉和酒的饮食文化、至今仍然在街上行走的留着奴隶娃子头式的彝人（虽然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早在50年前已被废除，但还有个别人保留着作为娃子标志的发式）……在贵州省，历史入明以来，贵州省的彝族人，在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中发展了彝族人的文化，使古老的彝族毕摩文化向“文献化”、“彝学化”方向发展了很大一步，使贵州省的彝族文化成为中国彝族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高阶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彝族文化发展进步的潮流。

这种历史在奢崇明、安坤事件<sup>①</sup>之后“被”嘎然而止了。

1995年我在六枝的一个仡佬族村子中进行调查时，一位仡佬族老人告诉我，这里的仡佬族原来归彝族人的大定（大定就是今天的大方县，是明清时期贵州水西彝族人的地方性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管辖，原来这里的仡佬族人每年都要去大定上粮，但去大定太远，后来就不去了。说是有一年一个聪明的仡佬族人嫌去大定上粮太远，就拿了一小口袋的草籽和毛稗去上粮，说这里仡佬族人的地盘上就产这个，大定的彝族人一看这样，就说：“这样的粮食？以后你们不用来上粮了！”从那以后，这里的仡佬族就不用去大定上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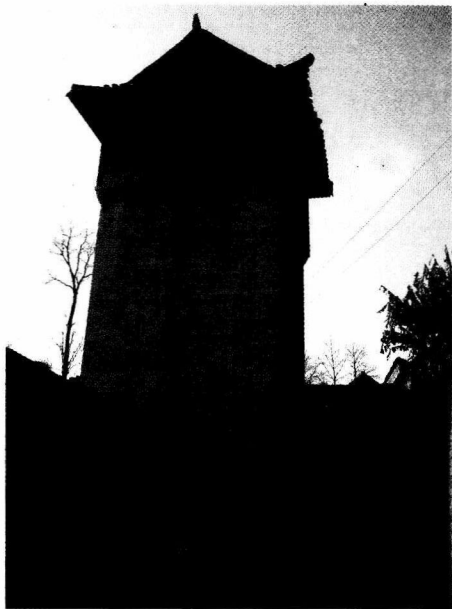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我多年后都没有忘记。当时这个仡佬族老人还说了一件事情，即他指着这个老人所居住的村子的对面山窝里的一个村子说，那边是一个彝族人的村子。这件事情也被我记住了。后来我在六枝这个地区调查研究时逐步发

<sup>①</sup> “奢崇明、安坤事件”是贵州西部彝族人在奢崇明、安坤两位首领的领导下，于明末针对中央王朝的波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一次战争。

现,越过六枝这一区域,就很少有彝族人、彝族村子、彝族人的文化表现了。我们知道,彝族人的先民在公元初东进贵州地以后,曾广泛地进至黔中一带,其中的“罗氏鬼国”时期是彝族人势力范围最大的时期,但后来这种均势被打破后,彝族人的势力范围主要也就存在于黔西北地区。在明代以后,就在六枝一带,形成了彝族文化区域在东面的一条边缘地带。

这个边缘地带主要是一种文化区域的边缘概念,而不是一种行政的政治的边缘,即区域文化在自己的中心区形成之后,就会向四周的周边地区延伸和发生文化上的影响力。这种文化影响力在延伸的过程中,如果所行进的地区是“文化真空”地带,那这一文化就会在自然条件下完全展开,如果遭遇了其他文化共同体的存在,那就会在地域上形成这一文化的边缘线。

我们在六枝多年的调查研究中,就看到了这样一条彝族人、彝族文化在东面的文化边缘线。在这样一条文化边缘线上,彝族文化与屯堡人的族群和文化体发生了接触,与仡佬族人、布依族



六枝彝族社区的碉楼

人以及苗族人的文化体发生了接触(这种接触还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本来就依附于彝族族群生存的苗族人的群体文化,于此我们称之为“黔西北苗族”;二是从黔中一带迁徙而来的苗族族





群的文化体,这个苗族文化体与黔西北苗族的文化是有巨大差异性的)。这些文化边缘的接触和碰撞,除了有它一般意义上的物理学效应之外(即物理学的碰撞是指两个或者说多个质量板块相碰撞在一起时发生相应的振荡和边缘契合,这边缘线上的诸多文化体它们的存在亦是有能量的,也能够产生我们所说的物理学上的振荡和边缘契合,这样才能使新的文化拥有自己的界线和存在意义。这条边缘线上的物理学上的振荡和边缘契合是存在的,但文化体边缘的振荡和边缘契合要比物理学上的碰撞表现复杂得多),还有比此更为复杂的表现,即这一文化边缘线在贵州彝族的区域文化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边缘的形成给彝族文化的边缘文化会带来什么样的东西?同时对其他文化的边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上来看,文化在某一个中心发生以后,就会向外发生传播和影响,并且在自然或者说人文的某一个边际上停留下来,形成这个文化区域的边际。

在文化边际的自然力表现中,最多的是山脉和流域的影响,因为我们古代的人类多是在河流形成的水边居住的,水系和造成水系的山脉一般就是造成文化边际的基本力量,所以,人类古代的文明多以流域文明来命名,比如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等等。在这些地域中,一旦文明和文化播散开来,地理环境的限制往往会成为文化边际的基本因素,即是自然力构成了这一文化的边际。

文化边际的人文力表现,就与自然力大不相同了。在文化的推进中,它会在遭遇到另类的文化体时发生变化,并且以多种形式形成自己的文化边际。在这种变化中,如果这一文化体弱小,并且有可以共识的部分,也就可以被掩盖、包容和消灭,消灭又可以是自然的消灭和强制性的消灭。在这种变化中,如果这一文化体足够强大,就可以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均势,从而形成双方文化的边

际。在这样均势的边际中,如果文化差异性太大,互相缺乏共识性,那这个文化边际就会非常清晰。如果文化差异性不大,互相有一定的共识性,那这个文化边际的双方文化就会发生比较流畅的交流,形成一个文化边际中的一个中间文化带,这样的文化边际就是模糊的。当然,在文化差异性很大的、边际非常清晰的状态下,如果没有自然地理力量的作用重叠,也会发生一些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交流,这种交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使文化边际上的双方的文化发生一些变化。

彝族人在六枝形成的文化边际线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均势”,只不过这种文化均势比较复杂,除了与明代的屯堡人为主的均势文化对接外,西堡长官司仡佬族人的文化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边际力量,只不过后来屯堡人消灭了这股力量。其他的比如说消灭了西堡长官司的仡佬族人之后,填补空白的“喇叭苗人”,以及黔中的布依族人、苗族人等的文化,也在这一文化边际线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六枝社勒村彝族服饰

在任何文化边际上,其文化相对于发生这一文化的中心来说,都有一个沉降和积淀的过程,因为文化本身只是一种综合力量中的精神和观念的体系,本身没有完全自在的动力,它像一条船一





样,是要依靠海洋与河流的水和风的力量来行走的。文化中心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力量“推动”文化的一切向四周辐射的时候,就会呈现像波一样的形态,随着波纹的变大,力量也就越弱。这时候,文化的一切也就会发生沉降和积淀,文化事物就会在沉降和积淀的地方保存下来,并且随着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变化而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事物,之后,也就很少发生变化了。这是来自文化中心的文化,一旦停留下来后就很少变化了,只有随着文化中心第二播次的文化波纹的到来,才会接受新的文化变化,成为新的文化而发展。但是,在文化区域中间状态的文化会随着新的文化影响力的到来产生发展性的变化,而在文化边缘上的沉降和积淀的文化却很少有发展性变化的机会,特别是那种比较大的文化力量播散。所以,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派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述,即边缘的文化一般要比中心的文化陈旧。这陈旧的原因就是文化边缘的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很难得到来自于文化中心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式文化动能。在世界格局的文化竞争中,“边缘化”常常就是一种“武器”,其意义就是使你不能够得到世界中心的文化动能和先机。

不过,在文化边际上研究一种文化的传统,又是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幸运,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旧有文化的陈旧形态,从而进一步认知这一文化的意义。对六枝彝族的文化边际线的调查和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在这种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到在贵州彝族文化中心已经基本消失了一些文化表现,也可以看到彝族文化在某些时期比较传统的样子。

相对于中心文化来说,任何文化边际上的文化都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即边际文化的存在与中心文化不同,它一定会包含其他文化因子,这是边缘文化的一种性质。只有这样,文化边际才有可能出现相互依存的关系,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状态。如果是互相没有包容的文化状态,就一定是一种文化对抗,而存在对抗

性表现的文化边缘,这一文化边际就一定不会稳定,就会强的消灭弱的,或者说强的包含了弱的,改变了弱的,从而把文化边际向前推进。所以说,均势的文化力量对比,是文化边际的前提,而文化的相互包容或者说相互融入,是边际文化的基本性质,因为再强势的文化总会出现文化边际的,这也是文化自身的内在力量所在。

在这样的文化边际中的文化,一定是一种发生了文化变异的文化。通过研究这文化变异,可以了解文化的相互影响的形式和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现某些在一个文化体中已经消失了的文化。这样的研究在解读文化关系时,是最好不过的。我们调查和研究六枝彝族的文化,这亦是一个重要的点。在这个复杂的点中,仡佬族人的文化、布依族的文化、苗族人的文化、屯堡人的文化等,都会在这条文化边际线中出现。

六枝彝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理论认知中展开的。其本体表述是一个基础性的表述,有第一章的“六枝彝族文化概述”,第二章的“六枝彝族的丧祭文化”,第三章的“六枝彝族的婚俗和节日文化”,第四章的“六枝彝族的艺术文化”等。通过这些表述,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彝族文化的边缘性质,也可以看到这里的彝族文化与黔西北地区彝族中心区的彝族文化的区别,还可以探究彝族文化在这个复杂的文化边际线上的变化。

第五章是“六枝彝族的语言文化”,这是专设的一章,也是关于语言文化在这样的边缘文化中的展开调查研究的一种尝试。语言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是记录文化的基本工具,也是其思维的重要工具,从语言中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从其他角度看不到东西。这是我们在这一文化边际线的调查研究中加入这一章的重要述求。另外,彝族是西南地区真正拥有自己古老语言文字的民族,彝族现在也是西南地区拥有自己语言文献典籍的民族,但是,彝族现今的语言运用却又基本上处于只有口头语言运用,而没有文字运用的状态,这在语言的文







化状态中显得很特殊……所以,我们以无文字民族语言研究的形式来调查研究六枝彝族的语言时,希望会在学术的探究上有所发现。这也是我们在六枝彝族的调查研究中特设这一章的重要理由。

第六章是“文化边缘与六枝彝族文化”,这是最后的理论思考,是我们在这调查研究中的理论运用。于此,我们梳理了关于文化边际的相关论述,其中尤其关注了关于文化边际线和文化边际值的理论认知。我们以为,它不仅仅是通过田野调查来梳理一种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努力,也是探索中国民族文化内部运行机制的一种努力。

六枝彝族文化的调查是在2010年初展开的,根据六枝彝族人的分布,分成了四个组:李相兴、郭宸利、周莲莲三人进入了中寨苗族彝族布依族乡的小补王村;王金元、郎丽娜、徐玉挺组和专门负责语言文化调研的龙海燕、黄丽媛组进入了箐口彝族仡佬族布依族乡的社勒村;游珍海、李志勇、李海波三人进入了牛场苗族彝族乡的大箐村、箐脚村;吴秋林、马秋晨进入了折溪彝族乡的六堡村。六枝特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的同志亦参与了调查。

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分头撰写该书的人员:

吴秋林、刘廷和撰写了绪论、第一章、第六章;

王金元、郎丽娜、马秋晨撰写了第二章;

李志勇、游珍海撰写了第三章;

李相兴、郭宸利、周莲莲撰写了第四章;

龙海燕、黄丽媛、蔡吉燕撰写了第五章。